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集編論語卷七六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何元溥

論語集編卷六

宋 真德秀 撰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樸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

中也○聖人窮而在下禮樂固是從周若達而在上須更損益○南軒曰文勝而過質則於禮樂之實反有害故聖人思反本而有從先進之言程子曰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或曰然則從周之說奈何蓋文莫備於周大體固當從周而其末流文勝之弊則不可以不正也從先進與從周故各有義耳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

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又曰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言論入者有以德行入者○或問四科之目何也曰德行潛心體道默契於為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蓋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云云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累自棄而已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閒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

夫子歎而美之○韓詩外傳子騫蚤喪母父娶後妻生三子疾惡子騫以蘆花衣之父察知之欲逐後母子騫啓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以上言事難事之親曾閔以孝並稱於聖門曾子之父晳亦幾難事者也鋤瓜誤傷而撻以大杖益可見矣而曾子援琴而鼓惟恐傷親之心也斯其所以為孝歟然孔子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之言尤人子所當知也伯奇亦類此韓文公履霜操曰兒罪當笞逐兒何為益得伯奇之心者張子西銘曰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其指尤深為人子者不幸而事難事之親則於大舜曾閔伯奇之事可不勉而師之乎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可以免

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

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慟哀過也曰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史記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曰自我有回門人益親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

之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禮也故夫子止之門人厚葬之葢顏路聽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問事鬼神葢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葢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朱子又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

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自然完具無欠闕須是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亦安於分而無愧又曰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又曰事人須是誠敬事鬼亦要如此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茍非其鬼而事之則諂矣○問云云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纔說破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須至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又曰鬼神自是難理會底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將來自有見處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誾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材而教育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

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或問誾誾侃侃於前篇之訓其已通乎曰誾誾者外和内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前篇之訓樂故侃侃直而果故行行有諸中形於外莫揜也○案鄉黨注引許氏説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或問二字之訓不同説文為得何也曰太史公稱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亦作誾誾説者以為諍讓之意而昔人亦有侃侃正色之語蓋以音義求之亦宜如此説文之訓所以為得也誾誾之為中正亦有未盡衎衎而樂自作衎不作侃也後漢書云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默抑心非朝廷福其意亦以爭辨剛直為是而有此言也侃字誤作衎爾○朱張二先生誾侃之訓不同更當詳玩○南軒曰孔悝被刼子路死之誠不可以不死謂之不得其死不可也然其從孔悝則有為之死之理始擇之不善也則不幾不得其死乎

若比干則可謂得其死者矣然則求生以害仁者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而與是類固不可以同日而語矣○案史記仲由傳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蒯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輕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之拒

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朱子曰然仲由之死誠未爲至當然其誤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又曰子路只見下一截不見上一截孔悝之事他知是食焉不避其難而不知食出公之食爲不當也東坡嘗論及此問是初仕衛時便不是否曰然○問子路之死是否曰非是輒如何主豈可仕也孔悝亦自是箇不好底人子路但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輒之國非可仕之國問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大夫是何如曰當時仕進只有此一門舍此無從可仕所以顔閔寧不仕耳○孔悝之難未爲不是只是當時仕孔悝時錯了至此不得其死衛君不正冉有子貢便能疑而問知有畏便不去仕他若子路粗率全不信聖人說話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要仕衛他便說夫子之迂云云

○魯人爲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

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妄發發必當理唯有德者能之○南軒曰貨財之府無故改為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崇閔子言行見於論語惟四章合而觀之凡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謙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顔淵與曾子並稱也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以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南軒曰以瑟為言蓋瑟之聲音象其中之所存也子路之氣稟偏於剛雖其學之所至氣

質不為不變然於其所偏終有化之未能盡者在聖人之門為有未和也斯言所以警子路而進之門人聞此遂有不敬子路之意蓋未知子路之所至與夫聖人發言之意也故復從而開曉之夫自得其門而入以至於升堂其為次序淺深亦已多矣其於用力亦可謂至矣獨未極夫閫奥之地耳由室而言在堂者則為未至所嘗勉以進也由宮牆之外而望其升堂者則不亦有聞乎聖人斯言非特以發明子路亦所以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聲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

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或問楊墨之學出於師商信予曰胡氏論之當矣其言曰楊朱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以為出於二子者則其攷之不詳甚矣○愚案賢者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夫子蓋泛言之非指子夏而言也○南軒曰子張高明故常開擴子夏篤謹故常收斂開擴則未免有過收斂則未免有不及然二子之過不及甚微特未得其中而已夫子謂猶不及過與不及未得其中則均也今以論語所載二子言行觀之其所為過與不及亦可得而見矣○案下章求退故進之由兼人故退之朱子以為一進一退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無過不及之患亦是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

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非吾徒絕之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或問冉求學於夫子於門弟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為季氏聚斂何耶曰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君之有士惟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也冉求豈亦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為非與然使之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使權臣愈強而公室愈不振故孔子云云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從仕為士之常職是以漸靡而至於此耳曰然則夫

子曷為不於其仕季氏焉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為無義而猶望之為小貞之吉也○南軒曰此哀公十年用田賦之事也冉有時為季氏宰攷左氏之國語蓋嘗以此事訪於夫子而卒莫之救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削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為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陵遲而不自知也有志於學者亦鑒諸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檀弓記其二事一曰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我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鄭氏曰恃寵虐民非也其二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由前則未可謂知為政之理由後則有言之化焉豈其學力之進有月異而歲不同者邪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婢亦反○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喭

喭五旦反○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尹氏曰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爲魯學道宜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攷其淵源乃自魯子由此觀之聰明才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爲近矣○南軒曰曾子之魯其爲學篤實故卒能深造於道○此章乃聖人目曾子之辭然必在曰唯之前無疑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

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絶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或問屢空之說曰空為匱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為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非聖人本意也胡氏亦論之曰以屢空為虛中受道聖人之言未嘗如是之僻而晦也屢而有間是頻復矣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亦奚遠哉此得之矣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易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

亦不入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或謂善人者未能有諸己乎南軒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己者蓋亦有淺深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己則不可然謂其盡夫有諸己之道則亦未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

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恐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孔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

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或問顏回親在不得為夫子死者如何曰胡氏曰穎子嘗言之矣閭巷之人辭親遠適則同患難有相死之理況朋友乎況弟子之於師乎當預行而先斷不可臨事而始謀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南軒曰大臣不枉道以徇人其不合則有去而已由求為季氏之臣坐觀其失而不能去直尸祿備數而已故曰具臣然則從之者與季子意其不能止則當無不從也方是時季氏無君之心已著矣謂

弑父與君亦不從者非惟言由求所長抑可使之聞而懼也或曰此何必由求而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於從人而弑君父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遽欲弑父與君哉惟其漸浸順長而勢卒至此耳○衍義曰道者正理也大臣以正理事君君之所行有不合正理者必規之拂之不茍從也道有不合則去之不茍留也或謂不合則去毋乃非事君之意乎曰此所以為愛君也君臣之交以道合非利之也道不合不去則有茍焉徇利之志是使君輕視其臣謂可以利寵絡之也君而輕視其臣何所不至惟大臣者能以道為去就則足以起其君畏敬之心敬畏之心存而後能適道愚故謂不合而去乃所以為愛君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

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辭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葢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南軒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為宰其本不立而置於事物酬酢之地將反戕賊其心矣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而學固不獨在書籍之閒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蓄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己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至於上聖生知之流宜莫待乎讀書矣而夫子每以好古為言葢聖雖生知而亦必由是以成之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為可恃而無復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為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子責之之深也○案范氏引學而後入政云云出左氏傳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

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不可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能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子產之言與此章頗類故附焉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財臥反○皙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

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胷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爾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義謝氏論佛學之失曰為他不窮天理只將拈匙把筯日用底便承當做大事任意縱橫將來作用便是著處

便是私處問作用何故是私曰把來作用做弄便是做兩般看當了是將此事横在肚裏一如子路冉有相似便被他曾點將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吟詠肚裏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又問堯舜湯武做底事業豈不是作用曰他做底事業只是與天理合一幾曾做作横在肚裏他見做出許多掀天動地蓋世底功業如太空中一點雲相似他做把甚麼又引呂氏鈔云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志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謝氏之說集注不取今附此○或問夫子何以與點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於其間漠然若無所聞者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瑟而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爲者及夫子慰而安之然後不得已而發其言焉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何以言其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也曰夫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上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止於一身然以其心論之則固藹然天地生萬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内外之間哉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正謂此耳或曰曾皙胷中無一毫能事列子御風之事近之其說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者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而停也若但曰曠然無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曾點之志如鳳皇翔於千仞之上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只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優裕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欲隔了自看此理意思不見曾點却超然看破這意思○曾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者而視其近與小者皆不足為故其言超然無一毫作為之意惟欲樂其所樂以終

身焉耳○先生令門人說曾點之志門人以為只是樂其性分而已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纔著一毫私意去安排便不得曰不是不要著私意去安排這道理自是天生自然私意自著不得更待誰去安排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文明底意思相似惟曾點見得到這裏聖人便做得到這裏○人只見說曾點狂看夫子特與云云之意須是大段高緣他資質明敏洞然自得見斯道之體看天下甚麽事能動得他他大綱如莊子明道先生亦稱莊子云有大底意思又云莊生形容道體儘有好處曾點見得大意然裏面工夫却疎略明道亦云莊子無禮無本○問曾點浴沂氣象與顏子樂底意思相近否曰顏子恬靜無許多事曾點是自恁地說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樂○問吾與點處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如何曰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堯舜事看其見到處直有堯舜氣象如莊子亦見得堯舜分曉或問天王之用心何如便說得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

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以是知他見得堯舜氣象出曾皙見識儘高見得此理洞然只是未曾下得工夫點參父子正相反以點如此高明參却魯鈍一向低頭推將去直到一貫方始透徹是時見識方到曾點地位然而規模氣象又別○此一段唯上蔡見分曉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只去自己心性上見得箇本原道理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亦不過如此為之而已○諸子皆有安排期必之意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然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底事業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點據得柄欛據著源頭諸子則從支流上做工夫諸子底小他底大○曾點言志云云蓋其見道分明無所係累從容和樂欲與萬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藹然見於辭

氣之間明道謂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直指此而言之也○嚴時亨問曾點一章夫子既語以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為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荅言志之問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為有似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此不與彼何也嘗因是而思之學與為治本來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自家身心使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事物撓己已立然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言由可使治賦求可使為宰赤可與賓客言固已深知其才之所能辦而獨不許其仁夫仁者體無不具用

無不該豈但止於一才一藝而已使三子不自安於所已能孜孜惟求仁是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為之末緣他有這能縱横在胷中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治之一旦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即各述所能凡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不之及將為學為治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到得至處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顔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襟懷相似大抵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為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所性即孔子顔子曾點之所樂顔子惟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優為之也

如子路食於孔悝求也為季氏聚斂後來成就止於如此只為他不知平日所養便是建功立業之本未到無入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所見如此不背馳否朱子答曰此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為希遜言之矣○棠先生答歐陽希遜云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若一向求曾晳見解未有不流於釋老者也○南軒曰三子之對非偶然而言蓋體察其力之所至而言其實也言三年而可使如此者其先後條貫素定於胷中而知其然也向使用力不素驟聞聖人之問非茫乎無所措則泛然對其說矣至於曾晳則又異乎是其鼓瑟舍瑟之閒已可見其從容不迫之意矣言莫春之時與數子浴沂風雩吟詠而歸蓋其中心和樂無所係累油然欲與萬物各得其所玩味辭氣溫乎如春陽之無不被也故程子以為此即是堯舜氣象而亦夫子老安少懷之意也晳之志若此非其見道之明涵泳有素其能然乎然而未免

於行有不掩焉則以其於顏氏工夫有所未盡耳○黄氏曰觀夫子逝如斯之言欲無言之意是亦歎曽點之意也又曰夫子以是與點矣獨不以是教人何也曰夫子未嘗不以是教門人也誨之以務内語之以求仁無非使之存此心之天理也又曰皙之不免為狂何也曰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亦未嘗不形見於事物為學之方固當存養其德性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實行夫是以精粗不遺而表裏相應内外交養而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極功點之質甚高志甚大然深厚沈潛醇實中正之意有未足則見高而遺卑見大而略小此所以不及乎

顏曽也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

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顔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顔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顔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内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

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案此章問荅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或問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為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天理之節文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為主而事物之閒顛倒錯繆蕃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於天理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然人特患於不為耳誠能一旦用力於此則本心之全德在我而天理之至善無不由是而出天下雖大亦孰有不求其仁者乎然已者

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乎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復如臂屈伸誠欲為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獨為要切而詳盡耳曰然則顏子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以四勿之云何也曰顏子聞夫子克己復禮之言蓋已洞然默識仁之為體矣然夫子所謂克己復禮者必有條目而後可以從事於其間也故復問以審之而夫子以此告之也蓋禮為天理之節文而其用無所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四者足以該之矣四者之間由粗而精由小而大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禮即天之理也非禮則己之私也於是四者謹而察之知其非禮而勿以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為仁之

功不遺餘力矣顏子於是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於聖人之域也然熟味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擇哉顏子平生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克己如誓不與賊俱生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玁狁至于太原逐出境而已○或曰克己是勝己之私之謂克否曰然○或問克己之私有三氣稟物欲人我是也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而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體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先生曰治字緩只減得一二分也是治○聖人所以下箇克字譬如相殺相似定要克勝了方住○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已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那二分己私去便復得二分禮來○問

克己復禮疑要克己後便已是仁不知其禮還又是一事工夫否曰已與禮對立克去己後必復於禮然後為仁若克去己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也如坐當如尸立如齋此禮也坐如箕踞立如跛倚此己私也克去己私則不容箕踞而跛倚然必如尸如齋方合禮○問克齋記云克己者所以復禮非克己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如何先生曰便是當初說得太快了明道先生謂克己則私心去自能復禮便是實了問一日克己復禮如何天下便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告仲弓者止於邦家顏子則以其極者告之○問所以謂之禮而不謂之理者莫是禮便有準則有著實處否先生曰只說理恐虛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又曰惟其使此禮字便有檢束之意若只說天理便泛了又曰所以頓著這禮字時便有規矩準繩可見故非

禮勿視說文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上才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才禁止便克去才克去便能復禮○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己若不復禮如何得○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己復禮一句最是得仁之全體何嘗見有半體仁但克己復禮一句猶親切○問集注謂天下皆與其仁後却載伊川語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如何曰惟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問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己則日間所行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問謝氏說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皆須從頭克去○問程子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却似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先生曰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會自然也須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漸漸消磨去今人須要簡易處做却不知若不自難處入如何到得易處○問視聽之間或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

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柰何曰視與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自過目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自過耳自家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然這處是難古人於此亦有以禦之如云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動箴云云曰思是動於內為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為不可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克己復禮為仁是做得這工夫到這地位便是仁上蔡却說知仁識仁終有病○問或問中論克己銘之非如何曰克己之克未是對人物言呂與叔遂謂己既不立物相並觀則雖天下之大莫不在吾仁之中說得來恁地大故人皆喜其快殊不知未是如此曰克己復禮與下文克己之目全不干涉此只似自修之事未道是外面在先生曰須是恁地思之且道視聽言動干人甚事○問天下歸仁先生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

其為仁也又曰有幾處被前輩說得來大今收拾不得謂如君子所過者化本只言君子所居而人自化所存者神本只言所存主處便神妙橫渠却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上蔡便道惟其所存者神是以所過者化此等言辭人皆爛熟以為必須如此說才不如此說便不快意矣○游定夫以克己復禮與佛理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若只想像言克復則與下截非禮勿視四句有何干涉○克齋記曰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鼻口四肢之欲或不能無害夫仁而不仁者則

其所以滅天理窮人欲者將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務其去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原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胷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乎其若春陽之温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又曰克復之云雖若各為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故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南軒曰克盡己私一由於禮斯為仁矣禮者天則之不可踰也其本在於篤敬而發於三千三百之目皆禮也克己復禮者此言克己之至也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無一事之不該也○愚案集注以天下歸仁為天下之人皆與其仁學者蓋多疑之若克齋記所云默

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為得體用之全克之又克之一句亦不若一旦豁然之云為得聖言之本指更詳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攷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案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

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閒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集義曰大賓大祭只是敬也才不敬便私慾萬端害於仁○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朱子敬恕齋銘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心其敢失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為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己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斂焉厥躬于羹于牆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為仁之功曰此具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南軒曰出門云云蓋平日之涵養一於敬故其出門使民之際皆是心也己所云云恕者為仁之方也凡人有欲不得則怨若夫平易公正欲不存焉則己無所怨於人和平之效人亦何所怨於己哉故曰云云○葉無怨之義二先生所指不同朱說前見南軒謂人己俱無所怨其味猶長此章兼言敬恕○孔門論敬具前數條外其他所論如道千乘之國必曰敬事而信為禮不敬則與

臨喪不哀並言之稱子産曰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至若不言敬而實於敬者又不與焉故朱子曰敬乃聖門之綱領詎不信夫○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音刃○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惡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

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只看說話容易底人便是心放了不仁者不識痛痒得說便說如人夢寐中語○謹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仁者之言自然訒學仁者當謹言語以操持此心○南軒曰人之易其言也以其未知用力也知用力則言豈易乎哉故仁者之言必訒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南軒

曰聖人之所謂不憂不懼者以其内自省察無所愧病故得其樂而物莫之攖也能進於是非君子乎曾子之守約蓋此也使司馬牛而知所從事則勉之於己不然徒膠擾於憂懼之域何益哉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子夏曰商聞之矣蓋聞之夫子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富貴在天非我所與如有為之主宰然○南軒曰知死生之有命則當受其正而已知富貴之在天則當行存義而已○集義張子曰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

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惟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滅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程子曰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朱子曰敬者恭之主乎中者也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自學者言則恭不如敬敬之力自成德言則敬不若恭之安○敬字硬恭字軟恐謂敬字有堅強意恭字有柔巽意○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恭發於外先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然主於中者卻是本不可不知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

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蔭反愬蘇路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

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荅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

文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鞟其郭反）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或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荅林放之問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張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密而辭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為盡非也若子成則辭氣矯激而取舍過中矣其流之弊將至於棄禮毀德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子貢惜其言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有病也曰子成之説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文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子貢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立言之難如此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諭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

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辭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或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為問曰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或當世有是名聖人標而出之使諸弟子隨其所欲知思其所未達以為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

之矣曰主忠信徙義之所以為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本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所以為惑者何也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為可以隨己之所欲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胷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為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曰崇德辨惑修身之切務也以忠信為主而見義則徙焉則本立而日新德之所以崇也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所主亦有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相須也○愚案欲生欲死必有所為而言所以箴子張之失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

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簒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

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南軒曰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

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相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恐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己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擠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操存未嘗不相反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畔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政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

見春秋傳○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為政者民所視傚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名譽著聞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

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善其顔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聞只是求聞於人達却有實有實方能達○色取仁而行違正是指子張病痛處○問察言而觀色

曰此是實要做工夫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是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大抵人之為學須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這一項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如色取仁居之不疑只是粗讀將去○此章大意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呂氏謂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好○質與直是兩件質是樸實直是無偏曲○南軒曰聖人論達蓋為己篤實工夫若有求聞之意則其心外馳矣色取仁者其色則有取於仁其行則違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萌於中皆所謂行違也雖然使其有所不安於心則庶乎可使之反者惟其居之不疑則終為不仁而已矣○又曰聞與達異聞謂人知之達謂道行於家邦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

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善其切於為己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南軒曰先其所事而不計其得此德所以崇也若先有求得之心反傷於德矣○愚案范氏以利欲為得與先難後獲異而集注兼取之

蓋並存兩說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樊遲未達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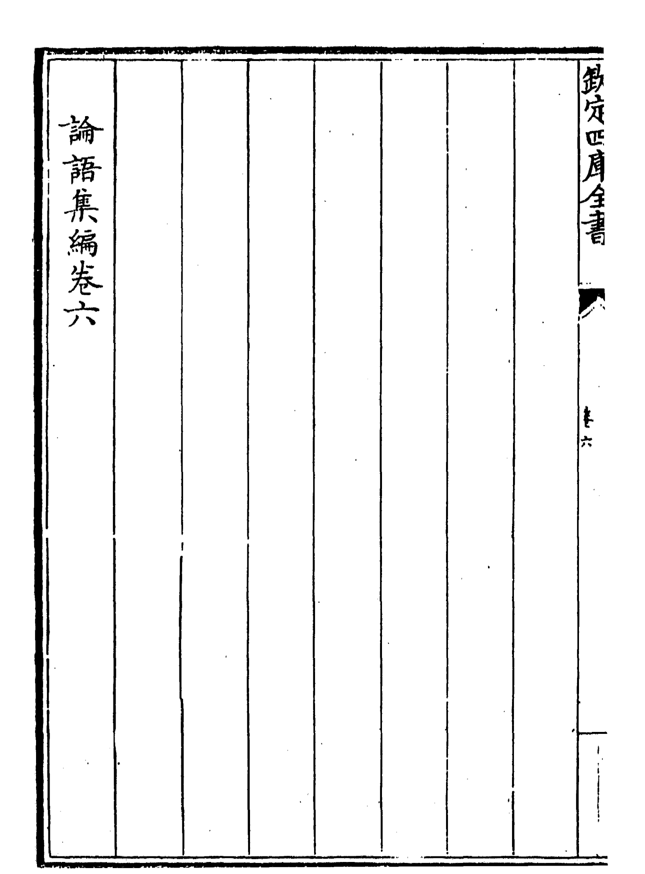
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枉與直一例去愛他便不得大抵為先知了方能愛其所當愛只此兩句自包上下此所以為聖人之言○愛人知人是仁智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卻不告之以仁知之體蓋尋這用便可以知其體蓋用即是體中流出也○問云云曰尋常說仁智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智合一處仁裏面有智智裏面有仁○南軒曰原人之性其愛之理乃仁也知之理乃智也仁者視萬物猶一體而况人與我同類乎故仁者必愛人然則愛人果可以盡仁乎以愛人而可以盡仁則不可而其所以愛人者乃仁之所存也至於問知而諭以知人者亦猶是爾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或問云云曰善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原或親切簡當使聞者不期而樂於聽從之謂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南軒曰朋友講習與夫攝以威儀莫非文也為仁固由己而亦資朋友輔成之輔之者左右翼助之意蓋非

惟切磋之益其從容決
洽相觀而善所補多矣



論語集編卷六

論語集編卷七

宋 真德秀 撰

子路第十三 凡十三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

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夫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

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矣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

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南軒曰小人云者為其所見者小人之事耳夫上之所好下之所從也上好禮則篤於恭讓故民視之而莫不尊敬焉上好義則動而得其宜故民心為之厭服焉上好信則誠意交孚故民亦用其情而無敢欺焉感應之機固不遠也蓋好德者人之公心視遲之欲下從農圃之事以得民者其亦遠矣

○子曰誦詩

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
為
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
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
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
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
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集義程子曰今人不會讀
書如誦詩三百云云須是未讀詩時授之以政不達使
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時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
是讀詩未讀周南召南時一似面牆到讀後便不面牆
方是有驗大抵讀
書只此便是法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
叔之後本兄弟之
國而是時衰亂政亦
相似故孔子歎之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

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或問八章之說曰胡氏之說為備胡氏曰自合進而完自完進而美非善乎其事不循彌光於前而公子荆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謂之苟且而已既見其不以殖產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滿而弗溢非賢而能之乎此可為居室之法

○子適衛冉有僕僕御車也子曰庶矣哉庶衆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

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案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

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洽也○程子曰所謂仁者風移俗易民歸於仁天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則然也欲民皆仁非必世不可○又曰所謂仁者以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庶足以當之○南軒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

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唯樂此耳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范氏曰言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唯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苟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音義並見第七篇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被其澤則悅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則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耶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聖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

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之類是也纔恭則心自不放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主乎中之勇狀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黄氏曰此章言極平易學者欲體仁以此思之可也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者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存而人慾不萌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所間斷仁之為道孰外於此○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曰敢問其次曰言

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晁氏曰尊義於己不窮於外士之上也僅能有義於己而未能不窮於外士之次也孝弟稱於宗族鄉黨特行己有恥之事○或問行己有恥為使不辱亦何足為高而夫子以為士之上何耶曰是二者泛而觀之雖若僅免於羞辱然嘗反諸身而度之則能充

其實者正不易得程子所謂篤實自得者正謂此也曰硜硜小人而亦可以為士何也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謟謏苟賤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此與不得中行而取狂狷同意故下章言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南軒曰中行謂中道上行狂者所

見高明而行有未及乎其見猶者所守堅確而見有未得乎其理不得中行則斯二者亦可以與之進而裁之於中也蓋狂者力行以踐之則其見不差猶者致知以明之則其守不失其中可得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或問云云曰諸說皆祖晏子之意然晏

子之言乃就事而言而此章之意則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狀而言似不可引以為證也若此所論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黨朋比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内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及今如出一轍非聖人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且以本朝諸公論之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本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同惡相濟而其隙也無所不至焉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也如此說則君子之心無可否同異之和而惟欲必歸於是若晏子之說則是必於立異然後可以為和而不同也是非矯枉過直之論哉然其為齊景公梁邱據而發則切中其病耳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

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南軒曰易事者乎恕之心難說者正大之情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南軒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盛曰驕則何由泰泰則奚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則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

拘迫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朱氏跋蘇氏剛說曰剛之所以近仁為其不詘於欲而能有以全其本心之德不待見於治人然後可知也○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别而言之○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

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此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

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或問程子以為聖人開示之深而原憲不能再問使憲也再問夫子告之宜奈何曰聖人未發之旨夫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於外爾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蘖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反關進於胷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被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

絶其萌芽蘖其根本不使少有豪髪留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嗚呼非程子之學之至何足以及此然以為學者苟不能深省而力行之則亦徒為無當之大言而已故雖發之而有所不敢盡其言者其旨深矣

○問克伐與克復不同先生曰只是箇出入意克己是入來勝已克伐是出去勝人問克伐怨欲不行如何曰此譬如停賊在家豈不為害若便趕將出去則禍根絶矣今人非特不能克去此害却有與他打做一片者○問學者用工且能於此不行亦可先生曰須是克己涵養以敬於其方萌即絶之若止於克伐怨欲不行只是過得住一旦決裂較大可憂○克己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絶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他那欲為之心未嘗忘○問原憲是合下見得如此已足還是氣昏力弱沒奈何曰是他從來把這箇做好只要得不行便了所以學者須要窮理緣他一見得道理未盡便把這箇做仁較之世人沈迷私欲他一切不行

己是多少好惟是聖道廣大只恁地不濟事須著進向上去將克伐怨欲都無始得若藏蓄在這裏只是故病○南軒曰克伐怨欲不行可謂能制其私欲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四者之病無自而萌焉故制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欲進於是其惟克己乎○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伐怨欲四者皆私意也原憲但欲制之而不行便以為仁夫子所以不許之若克己則奮然決去之辭而非抑遏不行之謂如去惡木不但翦其枝條必發掘其本根非顏子大勇聖人肯輕許之哉衍義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居謂意所便安處也○南軒曰懷居者志不立其何以為士乎○愚案懷居與小人懷土之義同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

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曰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致其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耳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

而寒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羿春秋傳作浞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荅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閒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南軒曰斯須之閒心不在焉則為不仁是故君子戰兢固持而惟恐失之也若小人則戕賊陷溺雖秉彝之端不容盡泯而亦不能以自達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

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産潤色之裨婢之反諶時林反○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槀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産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産子曰惠人也子産之政不專於寛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

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或問十章之説曰胡氏之説為詳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楚子產為政黜汰修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承皆以豐財足用禁姦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是故夫子以惠人稱之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知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識有所未及也諸家皆不論子西為何人獨吳氏為能攷之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

孔子同時又諫國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後又召白公以致楚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問管仲人也范楊皆以為盡人道如何曰恐未然古注謂猶詩言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真箇人他人便不是人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愚案古注范楊之說皆似未安意人字之上猶有一字若子產惠人之類而逸之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

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南軒曰老者行義為人所尊之稱趙魏老號為家事治者公綽之不欲其德可取也故以為趙魏老則優若夫滕薛則小國也大夫之職煩勞意者以綽之才有所不足故不可為耳大抵用人之方貴在處之得其當而已○黃氏曰君子不器則無施而不可也未至於不器則各有所長而不能相通世之議論人物者但見其長厚則曰此賢也然賢而不能任事則亦未足為全德夫子之於公綽云云其言可謂公且平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

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荅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

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或問四子之事曰武仲則春秋傳詳矣孟公綽他無所見而前章所稱亦可以得其為人卞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鬬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千人而死冉求之藝則夫子固嘗稱之矣曰必兼四子之長而又必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為成人何也曰四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故知者至於要君勇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不能於小國之大夫也亦難以為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此四人之能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為成人矣洪氏以為特以四人為言者四人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胡氏以為言卞莊子蓋以況子路耳言有是一能而不能兼衆之長與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為成人矣恐亦有

此意也曰今之成人以下或以為子路之言何如曰未可知也然姑存之以備參攷可也胡氏曰此子路之所已能也夫子方進子路於成人之域豈又取其已能者而重奬之哉蓋子路晚節末路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是以自名其善而為此辭與未見其止者異矣○文之以禮樂此一句最重上面四人所長且把做箇樣素子雅文之以禮樂始得○南軒曰文之以禮樂道問學之事也又言其次者聖人所以引而進也見利思義無茍得也見危授命無茍避也久要不忘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篤實忠信之士也故在今日亦可為成人此亦思狂狷之意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

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

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或問公叔文子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而公明賈以為時然後言笑取何也曰蘇氏曰凡事之因物而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飲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過者也此文子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而公明賈以是稱之也夫子疑之何也曰吳氏曰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鰌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南軒曰公叔文子意者簡默厚重之

士故人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門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善矣然非文子之所及也蓋如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不宜謂不然而為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之辭氣含洪忠厚如此○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南軒曰尹氏云據邑以請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為賢也故夫子正之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晉

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公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晉文用兵便是戰國孫吳氣習○南軒曰詳觀召陵討罪之舉城濮怒楚之戰則可見矣二君皆以功利為心為三王之罪人則同然就其中行事之迹文有譎正之異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黝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

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或問管仲不死之說曰程子至矣但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則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矣蓋未可以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為據而參以此章之言斷之可也蓋聖人之於人有功則稱其功有罪則數其罪不以功掩罪亦不以罪掩功今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之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又况匹夫匹婦之為諒者正指召忽之於子糾猶石乞於白公耳至於程子又謂若使管仲所事者正而不死其難則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愚恐記之失也蓋曰不與其事桓公則可曰不稱其功則不可記者豈因彼言以為此而遂失之也與曰管仲生死之事非決於一時之義耳程子又謂若

使管仲不死而無功則是貪生惜死而不若匹夫匹婦之為諒未免於先功而後義且管仲又何以自必其後之有功邪曰召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於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後功固不可期而其在我者固可必但其得就此功而免於匹夫匹婦之諒則亦幸而已矣後之君子有不幸而處此者苟自度其無管仲之才是殆不若為召忽之不失其正也此又程子言外之意讀者不可以不察也范氏以九合為仁之大以死節為義之小是謀利計功之言其害理甚矣若聖人之心果出於此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亦何憚而不為之乎謝氏以管仲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故可以不死亦非也夫仲之可以不死者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耳若使糾兄而當立則齊國之士君臣之義無所逃矣如管仲策名委質親北面而君之安得幸其未得入國而死乃託於君臣之義未正而不死其難哉以忽死為傷勇仲之不死為徙義而夫子

子仲之不死恐亦非聖人之意也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管仲之不死亦未害義而其功有足褒耳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秦隋殘虐之極二君一旦出而平定天下拯救生民豈非仁者之功邪管仲之功亦猶是也○南軒曰夫子所以稱管仲者仁之功也問其仁而獨稱仁之功則其淺深亦可知矣其告子貢亦然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聖人答問抑揚之意學者當味之○愚案如其仁如其仁朱子以為誰如其仁或者以為夫子之意蓋謂如其九合不以兵車之事是亦仁也蓋指此一事而許其仁此說近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

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瀰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又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矣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

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為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南軒曰志在上賢而無娼嫉之心以斯一善其謚以文可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

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南軒曰以衛靈公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但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禦焉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大言不慚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南軒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作則知其為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訒也

○陳成子弒簡公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告夫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在

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也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仲尼

此舉先發後開可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南軒曰盡誠而不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則誠信充積一不得已有時而犯之則有以感動也以子路之剛強懼其果於犯也故告之以勿欺為主○黃氏曰偽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夫子之告子路乃是一戒一勸兩面平說之辭若反覆以觀則能勿欺而不能犯則未免有回護之失能犯矣而不能勿欺則未免有矯飾之病此文不可以不戒也○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狥人欲故日究乎汙下○梁氏曰上達循天理下達狥人欲朱子之說本此○南軒曰上達反本下達趨末皆云達者如喻義喻利同言喻○子曰古之學者

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去聲○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二者文不相蒙而意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此章在病人不己知與疾沒世名不稱之次故楊氏云云朱子有曰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朱子曰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若不為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為别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問曰這須要自看如一日之間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為且如讀書只是自家合如此讀合如此理會身己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為○大學或問云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籩

足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為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己無所為而然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云云○學者齋箴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己之學先成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怨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爍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夸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惟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

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唯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蘧伯玉使者之言極有味學者所宜熟玩而深省焉胡氏說亦可觀也胡氏曰未能寡過乃伯玉心事而使者知之雖伯玉克己日新之業著見於外而使者亦可謂知德而能言矣○南軒曰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修業者莫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

而過其行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王彥霖問心一也有曰云云何也程子曰此只是名其德耳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智勇亦然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者也○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

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南軒曰擬議人之優劣非知者其能之乎故亦可謂之賢而曰夫我則不暇求之他人不若篤其在己也聖人抑揚之間所以長善救失者宜深味也以上皆聖人稱許之辭然所以勉其不及者亦甚至矣○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未至而逆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微生

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與平聲○微生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或問才受乎天德係乎習乃重才而輕德者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德也固已根於其性之所有特人不能皆生知而安行故賴學以成之耳非因學而後有也豈可以其係乎習而不受乎天哉於以氣禀而言則才之與德皆有自然勉強之差又不得專以才為天賦德為人為也司馬公論智伯以金與竹為才以谿範矯揉為德其失正與此同至於蘇氏之言又以才難

强而德易勉其失之端不過如此而其末流遂至於貴才而賤德則其實益甚而其為天下後世之禍也益深矣○南軒曰驥之得稱為其德不為其力也而况於君子乎豈不以尚德為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又南宮适問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羿善射奡盪舟皆不得其死然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亦與此章同指云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子曰何以報德**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

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朱子語錄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若真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便在此○釋氏只說上達

更不理會下學然既無下學如何上達○問聖人亦有下學否曰聖人雖是生知何嘗不學如入大廟每事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便是學也○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人不能盡所謂學者果能學安有不達者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原不相離○或問云云曰學者學夫人之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釋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常人之情不得其所欲則怨天尤人蓋揚己之善而歸過於天人也下學者所學日用常行之事也上達者道德性命之理也常人之情荒事於淺近索理於渺茫是以欺人之耳目而以為能此所以人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理窮通榮辱用舍予奪皆理之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有人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舍人事而求之於渺茫哉如是則慎

然若不見其所長者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所以人不知而天知之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諡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或問公伯寮學於孔子而所為若是何也曰胡氏以為寮非孔子之弟子特季氏之黨耳若遊於孔門則豈至於陷其朋友哉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師相之任其為用舍無足言矣而孔子以道之興廢係焉

何也曰此墮三都出藏甲之時也道之興廢固於是乎在耳曰或以命為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付與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體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唯所命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為言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南軒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道之興廢一斷以命公伯寮何所預於其閒哉不曰已而直曰道之將行與廢較之孟子予不遇魯侯之命亦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其次辟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禮貌衰而去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

者同非有優劣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邪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居之位而量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蜚鴈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為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黄氏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以是為言然無孔子之聖則寧為晨門而自處於抱關擊柝也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可謂賢也已○南軒曰聖人非不知道之

不可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彼雖知世之不可以為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莫己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南軒難作去聲謂其言之果無待

軼辨論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已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已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已以安百姓脩已以安百

姓堯舜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致堂胡氏曰可願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宜遠莫如邪敬立則百邪息故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也欲持敬者奈何曰君子有言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執大圭如奉槃水如飛霆之在上也淵谷之在下也師保之在前也鬼神之在左右也是則持敬之道○問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莫是自敬出否朱子曰心常恭敬則常光明○問程子云云曰敬則自是聰明人之所以不聰不明者止緣身心惰媠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因問周子云靜虛則明明則通是此意否曰意亦相似○又問云云曰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觀之此心才不虛

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為聰治容亂色交徹而不辨何以為明審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何由思慮得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惑○南軒曰修己之道不越乎敬敬之道盡則所為修己者亦無不盡而所以安人安百姓者皆在其中矣蓋一於篤敬則推之家以及於天下者皆其理也極其至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兆民雖衆其有不得其所安者乎是則修己以敬一語理無不盡者○原壤

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

脛若使勿蹐踖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闕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南軒曰夫子之意以為童子當為童子之事而已童子坐則隅不敢居於位也行則左右不敢與先生並行也今居位而並行是不安乎童子之所為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焉能以求益乎故以為欲速成者而已如物之生循其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則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洒埽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其愛敬之端而防微惰之

萌使之循循而有
進也其可忽諸

論語集編卷七